



文・圖——郭祐慈（台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・國小教師）

原住民の画書の画像と文字
The Illustrations and Words in Aboriginal Picture Books

原住民圖畫書的圖像與文字

原住民圖畫書為兩個詞合起來的複合詞，乃「原住民」加上「圖畫書（picture books，有時也會使用「繪本」稱之）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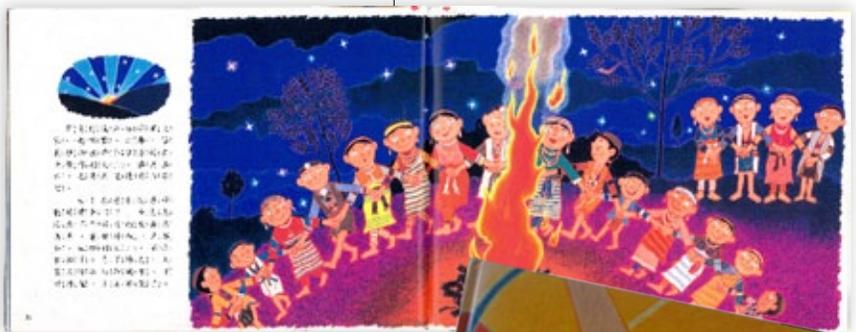
簡單的兩個詞彙，整合談論時卻涉及許多面向，包括圖畫書文學領域的探討、口傳形式文字化的轉換、圖畫在文學作品的表現、圖畫與文字間的關係、作者與繪者的身分、民族認同與跨文化的議題，甚至出版社的角色等範圍。原住民圖畫書即具備豐富且多元的特性。

多元圖像 呈現神話與歷史

原住民傳統文化中早有文學的存在，以神話、傳說、歌謠、故事等形式世代承襲。浦忠成《被遺忘的聖域：原住民神話、歷史與文學的追溯》指出，進入神話內涵的入口則在於對主題確實掌握與理解，不同民族在神話主題上有很大的的一致性，譬如都會有「天地開創」、「人類起源」、「洪水」等。以尹建中《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》

對台灣原住民神話的分類，其中第四類即為「射日的敘述與分析」，可見「射日」傳說是台灣原住民重要的主題，台灣原住民多半有射日神話，其中以泰雅族與布農族的射日神話版本較多。

台灣原住民「射日」圖畫書，以賴馬所繪《射日》一書廣為人知，作品中太陽的擬人化生動有趣，深受讀者喜愛。今年7月更換出版社重新出版，書名從《射日》改為《金太陽銀太陽》，內容雖然還是標榜為台灣原住民射日傳說，但從封面的改變——青林出版社版本是一



台灣原住民「射日」圖畫書以賴馬所繪《射日》一書廣為人知。重新出版後的書名改為《金太陽銀太陽》，封面上的原住民意象明顯減弱許多。



位背著弓箭的原住民小男孩，和英出版社的封面則是擬人化以後的銀太陽，在圖像表達上，和英版本封面上的原住民意象明顯減弱許多。

其實對照兩個版本，其內文幾乎沒有變動，但封面涉及第一印象的觀感。我們無法從封面上一眼得知這是一個關於台灣原住民的故事。本書內文沒有搭配族語文字，卻另增加英文版圖說小冊，在書籍運用與銷售定位上已有明顯改變，不再於封面上特別強調台灣原住民的特性。

口傳轉圖像 須做大量文化考察

我想，創作台灣原住民傳說或歷史的圖畫書作者，都會面臨上述圖像表現上的多種考量，復以台灣原住民不是一個族，而是台灣原住民「族」，各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與圖像，圖畫書作者須做文化考察，也得在內容提出自己的觀察與角度。

郝廣才《好繪本如何好》提及，傳統口傳故事透過言說，傳承對象為本族孩童，圖像自然可在孩童心中各自形變；若要將口語具體畫成圖像時，圖畫書創作者必須從眾多材料中準確找到能夠清晰表現圖像的東西，透過組合運用，才能使圖像生動說故事。這使圖畫書作者面臨很大的挑戰，因為圖像絕非單純複製即可，要透過作者重新的組合、選擇，而後再現、甚至創新。

以張又然繪製《少年西拉雅》為例，再現17世紀失落民族的歷史情境，摸索西拉雅歷史圖像的過程發現可用的圖像資料太少，無法具體繪製西拉雅族300年前的樣貌，於是將圖像時間往後拉100-200年，例如包頭巾、帶鐵環的形象是偏清代後期、日治時期的圖像。賴馬在繪

原住民圖畫書乃「原住民」加上「圖畫書」兩個詞合起來的複合詞，整合談論時涉及許多面向，包括圖畫書文學領域的探討、口傳形式文字化的轉換、圖畫在文學作品的表現、圖畫與文字間的關係、作者與繪者的身分、民族認同與跨文化的議題，甚至出版社的角色等範圍。



《少年西拉雅》再現17世紀失落民族的歷史情境，但可用的歷史圖像資料太少，於是將圖像時間往後拉100-200年。



製「射日」故事時，自然也面臨言說到具體圖像呈現的問題。賴馬在蝴蝶頁指出，他接受泰雅族朋友的建議——不要衣服這一族的、褲子那一族的、頭飾又是不同族的，所以書中圖像主要以泰雅族服飾為主，兩位作者在圖像繪製過程都謹慎面對可能產生的文化議題。

談到多民族共有的傳說故事，就不得不提



原住民圖畫書將部落慣以傳承經驗的敘事方式，從生活口語實踐轉成文字，而後又透過說故事再轉換成言說——從言說到文字，再從文字到言說。許多台灣原住民圖畫書都無法流暢地說，缺乏言說的韻律，過度文飾的文字反而造成閱讀或說故事的障礙。



筆者與財團法人毛毛蟲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動部落閱讀活動。



原住民圖畫書將部落的口傳經驗由言說轉成文字，又透過說故事再轉回言說。

「灰姑娘」。一般咸認為灰姑娘是西方的故事，其實灰姑娘的故事最早來自9世紀的中國，在中國他不叫仙度瑞拉，他叫葉限。這個故事流傳廣遠，從美洲的墨西哥、歐洲的法國、非洲的辛巴威到亞洲都有他的蹤跡。《玻璃鞋·金拖鞋》一書就將我們耳熟能詳的灰姑娘故事，畫出一本「灰姑娘環球版」，隨著故事線一路開展，每翻開一個跨頁，就是一個國家特有的民俗圖像。故事到了日本，灰姑娘穿著「如日落般火紅的和

服」；到了伊朗，王子就是騎著駱駝的形象。書本的設計清楚將口傳多國的共有特性呈現出來。也許，射日的故事也可以出版「環球版」，甚至再出版一本台灣特有的「台灣原住民版」。

說故事的文字 須搭配圖畫與韻律

當這些敘事智慧要轉譯成文字時，就如同圖像一樣，也必須詳加推敲。近年圖畫書透過各種管道，成為台灣小孩自幼重要的閱讀媒介之一，經常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。原住民圖畫書將部落慣以傳承經驗的敘事方式，從生活口語實踐轉成文字，而後又透過說故事再轉換成言說——從言說到文字，再從文字到言說。因此，圖畫書的文字書寫，若能具有言說的韻律，不僅在閱讀上，在說故事的使用上也能益加流暢。

與財團法人毛毛蟲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動部落閱讀活動時，就發覺將圖畫書文字轉換成聲



《影子》一書的文字是詩化的文字，內在韻律所呈現的音樂性，常常會比字面上韻腳的呼應更為重要。

然，如詩一般，將影子的姿態栩栩如生地呈現。楊茂秀說：「我每一次演奏《影子》，總是用4種語言一次演奏完，而且我喜歡用閩南語和客家話來說它，我也建議讀者這樣做，而且是看著圖去朗誦。」我曾將該書文字請阿美族耆老以阿美語讀出，也能流暢說出，這就是好的圖畫書文字，它必須具有韻律與閱讀的流暢性。

音，說給孩子聽時，許多台灣原住民圖畫書都無法流暢地說，過度文飾的文字反而造成閱讀的障礙。因此在說故事前，我都必須經過文字口語的轉換，才能說給孩子聽。

如何才是好的圖畫書文字呢？首要，圖與文必須相互搭配。就如同兩種樂器的合奏，各自有自己的音律，時而合鳴，甚至衝突，看似獨立卻為同一首歌曲。至於如何表現，則取決於作者對故事的理解、掌握與特出的思考。

第二個考慮的要素是文字的音樂性。說話是串連的語彙，文字是單字的拼合，如果要讓文字具有流暢性，就需要節奏。如同楊茂秀翻譯《影子》一書文字的心得（該書文字是詩化的文字）：詩的翻譯多少都會是一種翻創，內在韻律所呈現的音樂性，常常會比字面上韻腳的呼應更為重要。以下為楊茂秀在《影子》一書中的一段翻譯：

在夜晚的路途，
它一再撞到，碰到，
跌倒，踢到，摔下，
一直，一直，每一次
都全身趴得平平的，
趴貼在地面，
但是，它不哭出聲，
它沒有聲音。

這段文字沒有明顯的韻腳，讀起來卻流暢自

原住民作家讓圖畫書展現主體性

在1990年代以前，原住民圖畫書多為平地作家所創作，如中華兒童叢書、遠流原住民系列叢書；但在1990年代以後，開始有較多原住民作家參與，如孫大川、撒古流、利格拉樂、阿媽、季·拉黑子、瑁瑁·瑪邵、陳建年等。原住民可以從客體轉化成主體，擺脫「教育」或「文化櫥窗」的介紹，往文化經驗傳達與美學方向發展。

文學的珍貴即在寬闊的內涵交流，讓不同的人、經驗及文化，能在圖畫書的平台上自由地溝通與理解。在此方向上，台灣原住民圖畫書的未來有很大的空間，也很值得期待。◆



郭祐慈

台東縣台東市人，阿美族媳婦，1970年生。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。現為國小教師及台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，主要教授幼兒文學、民族文化等相關課程。近年曾擔任原住民族語教師

培訓講師、部落閱讀帶領人、閱讀徵文審查，訓練學生設計原住民繪本教案，帶領學生進行部落服務、說故事等工作。盡自己所能讓大家認識台灣原住民歷史、文化，並為部落永續盡力。